

太湖传奇

树 东



太湖传奇

蔡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太湖传奇

树 葵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11 $\frac{3}{4}$ ·插图8幅·字数225,000

1983年7月第1版·198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35,000

书号10137·66 定价1.10元



蔡 树

作者小传

树葵，原名孙树葵。

祖籍浙江绍兴，一九三三年一月生于上海。一九六三年起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现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姑苏春》、《铁掌擒魔》、《晴川路十二号》和中篇小说《哑巴伙计》、《节义千龄》、《五人义》、《夜深沉》等。

第一章

从上海开往南京的快车过了昆山青阳港铁桥，速度逐渐加快起来，不到几分钟，便在以盛产清水大闸蟹闻名的阳澄湖岸边奔驰了。

李原坐在二等车厢里，湖风吹来，顿感心旷神怡。阳澄湖在地图上所占的面积虽然不大，但从车上望去，却也是宽展浩淼，渺无际涯。此刻正是傍晚时分，夕阳返照在湖面上，把远处一大片湖水染成了殷红，后面再衬映上遍布晚霞的天空，使这片湖光水色越发显得绚丽多彩。

阳澄湖一过，竖在铁路两边的广告牌便逐渐增多起来，每隔几十米就能看到一块。那些小站附近便越发集中，有些地方甚至几十块紧紧地挨挤着，遮没了两边的田野景色。那些广告牌上画的商品几乎是应有尽有，吃、穿、用、住、玩，无所不包，但其中最多的还是香烟广告：大克雷斯、百万金、红高乐、红人牌、白兰地、黄金龙、金鼠、全禄等等。其次就是各种补药和专治花柳病的药品：宝青春、维他赐保命、艾罗补脑汁、康福多、狮牌六〇六、九一四……沿途

还有些广告工人正在把那些“翘胡子仁丹”和旭光牌香烟的广告用白漆涂抹掉，准备换上新的商品广告。“倒还是广告老板转得快，能赚钱的地方都不放过啊。”李原想起自己在离上海之前，街头巷尾的墙上还看到那些“日中提携，共存共荣”、“誓将大东亚圣战进行到底”等宣传标语，不禁这样想着。

列车开过官瀆里车站之后，远远便能望见高耸着的北寺塔影了，车速逐渐减慢下来。车厢门口响起列车员拉长的喊声：“苏州到了！苏州下车！”

不等火车停稳，李原便从行李架上取下手提箱，随着纷杂拥挤的人群，朝车厢门口走去。

李原今年二十四岁，中等身材，他的相貌只要不拿影片公司挑选明星的标准来衡量，那双乌黑的眼睛配上挺直的鼻子也称得起漂亮了。只是那过于白皙的皮肤和带尖形的下巴使他的相貌有点女性化，作为一个男性来说，便显得有点纤丽有余而英武不足了。李原的祖籍虽是浙江嘉兴，但他有个姑母是嫁在苏州的，所以他曾经到这里来过几回。上一回来探望姑母是前年春天，一下火车便看到那些“黑帽子”挥舞着藤条乱打人，从月台到检票口，到处都是因货物遭到没收坐在地上哭哭啼啼的“单帮客”。现在胜利了，那些铁路上的稽查虽还戴着原来的黑制帽，但手里已经没有了藤条，也不象过去那样随意地发威了。原来为“皇军”、汉奸和头等车乘客专辟的那个出入口也撤销了，头、二、三等车厢里所有的乘客一律从同一个检票口排队出站，只是在旁边另

设了个“军人军属出入口”，前面还立了块标语牌，上面用红漆刷着“向劳苦功高的抗战将士和抗日眷属致敬！”的美术字。李原看到有四五个打扮得十分妖艳的年轻女人，在一个挎匣枪的勤务兵引领下，正从那个出口向外走。她们的打扮和一边走一边笑谑的轻狂神态，一望而知是上海舞厅里的舞女。李原望着那块标语牌，不禁哑然失笑，心里想着：

“这些大概就算是‘劳苦功高的抗战将士’的‘眷属’了吧！”

走出检票口，一大群候在那里的黄包车夫便拥上来操着软和的苏白兜揽生意：“先生，阿是要到阊门？”“小姐，阿去观前？五千洋钿拉依去。”……

苏州这座全国闻名的中等城市，城里没有公共汽车，连三轮车也没有，因此黄包车仍旧是主要的运客工具。李原讲好车价之后，便坐上一辆黄包车，朝观前街方向而去。

李原是前天得到通知，叫他今天就启程到苏州来的，负责送他进解放区的人已经先在苏州等着了，在到达目的地之前，要他听从那带路人的指挥。但通知他的人只告诉了他带路者的姓名和接头地点，没有依照惯例告诉他联络暗语。李原觉得有点奇怪，以为可能是忘记了，便提出来问，通知的人却摇了摇头，笑着说道：“用不着联络暗语，你们见了面就会认识的。他认识你，你大概也会认识他的。”

“这个将要会面的人是谁呢？因为这名字对自己是完全陌生的，难道是哪个同志的化名吗？”李原坐在黄包车上反复揣摩着这个陌生的熟人，同时，陷入了盼望已久的对新的战斗生活的憧憬里。

李原的父亲是上海一家中型绸布庄里的档手〔注一〕。父亲原来打算让他念完中学去考商学院，将来捧上只“银饭碗”〔注二〕，终生吃穿不愁。但抗战爆发的第三年，他在上海一家私立中学里念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参加了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读书会”。以后，在完成了几回散发传单的任务之后，便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加入了共产党。根据组织安排，他进了一家私立小学当教员，主要任务是当交通。他父亲见他执意不肯考大学，再加上当时上海几家所谓的大学、专科学校，师资很差，学费又贵得吓人，因此便不再强求，由他自己去了。

李原主要负责定期去上级领取抗日传单底稿，然后转交给地下党的小学支部，誊刻油印之后，再散发到那些爱国进步的小学教员中去。在干这件工作的两年多里，他一直没出什么纰漏。突然，在四三年冬天的一个傍晚，他领取了传单底稿正从圆明园路经过，碰上了搜查“恐怖分子”〔注三〕，一下子撞进戒严网里。抄把子的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传单底稿，便把他送进了宪兵队。在那里，他受遍了各种酷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压杠子，上电刑……但他一口咬定那张东西是在虹口狄斯威路一个墙角里捡到的，正准备带回去交给自己居住地区的警察分署。日本人从他那里得不到什么口供，也查不出他过去有什么抗日活动，最后把他作

〔注一〕 旧式商店里的经理。

〔注二〕 指在大银行里工作。

〔注三〕 日伪对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和国民党特工人员的统称。

为“军事犯”关进了提篮桥的上海市监狱。

他在监狱呆了一年多，一直忍受着比一般刑事犯更恶劣的待遇，由于他们这些“军事犯”并没有实行过正式判决，所以根本就不知道出狱日期。但在今年八月十七日，便是在收音机里广播过日本天皇所发布的投降书的第二天，监狱里宣布释放了几个“重庆分子”。于是，几个被囚禁好几年的“军事犯”领头闹了起来，要求立即释放全部被关押的“军事犯”，否则一切后果都由狱方承担。李原当然也参加了这场斗争。经过十多天的争论、谈判以至绝食抗议，典狱长慑于形势，最后不得不表示屈服，把关在这所监狱的二十多名“军事犯”和“赤匪嫌犯”全部放了出来。

李原出狱后，很快同上级党负责宣传工作的老张取得了联系。老张告诉他，就在他们被放出的第二天，国民党军统局派出的大员乘飞机到了上海。他们头一件事情就是到监狱查问“军事犯”和“共产党嫌疑分子”。当知道已被全部放掉后，他们不仅下令把典狱长撤掉，而且已通知警察局限期查明这些人的下落，想法捉拿归案。

“日本投降了，但国民党反动派又来了，局势很严重很复杂啊。因此组织上经过研究决定：你暂时离开上海，转移到皖南去。”老张紧紧握着他的手，恳切地说。

李原开始有些不解，当听到要他去皖南，知道是到新四军去，到解放区去，脸上顿时释去疑云，露出惊喜的神色。他深为党组织对他的关怀和安排所感动。一路上，他一想到即将踏上的新的生活，想到等待自己的那个同志，心情便

抑止不住地激动起来……

黄包车拉过梅村桥，进了平门，前面便是北寺塔了。那座九层宝塔刚才映在晚霞中，从远处望去，确实显得巍峨庄严，但此刻从塔下经过，看到那雕栏上的朱漆几乎全部褪尽，灰污的粉墙斑斑驳驳，塔下那报恩寺也是墙倒垣塌，一派荒败景象。猛地从寺门前闪出两个戴美式钢盔、胸前挂着卡宾枪的岗哨。门里的旷场上还停着两辆吉普车，旁边走动几个穿美式军服的人。李原想起前天曾经在《新闻报》上看到报道：青年军二〇二师的两个团已经进驻苏州城区。他知道这些部队便是青年军了。

黄包车拉过察院场，向东穿过观前街，便进入了苏州城里的闹市中心——太监弄。过去在这儿的酒店、书场和茶馆门前，摆下了不少卖绣品、绘花蛋壳、车木摆设、字画古玩和其他各种旧货的地摊，叫卖声、争价声和各种各样的吵嚷声，简直能使过路人头昏耳鸣。但眼下当黄包车从人丛中挤过去的时候，展现在李原眼前的许多地摊，有不少是卖美国货的：各种牌子的美国香烟、大大小小的美国军用食品罐头、巧克力糖和美国旧军服和旧皮鞋……那些穿着草绿色卡其美军上衣的小贩在大声吆喝着：“要榻嘞货快点来啊，美国剩余物资，骆驼牌香烟、克宁奶粉、丝光卡其裤子，货色灵光，价钿便宜哟！”……李原知道这些东西大部分是来自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美军剩余物资，也有些是不久前到达上海的那些美国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卖出来的，那些美国兵为了到酒吧间里去喝一杯威士忌或到妓院里去玩妓

女，连身上的军服也会当场脱下卖掉。李原知道上海的四川路、静安寺路和南市的城隍庙前面，已经形成了好几个这类专卖美国货的市场，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种应时而生的“新兴商业”，竟会这么快就从上海蔓延到苏州来了。

出太监弄向南拐弯，便到了一家门面装饰得挺富丽堂皇的旅馆——新苏台旅社。李原下车开发掉车钱，推开那扇弹簧玻璃门朝里走去。

旅社里面的建筑全是旧式的，它在苏州城里只能算是二三流旅馆。李原刚进门，坐在柜台后面的一个职员便站起来招呼：“客人要开房间吗？”

“不，我来找人。”

“找人！住在几号房间？”那职员从桌上拿起“循环簿”问。

“房间号头不知道。名字叫徐望春，两天之前来的。”李原挺流利地回答。

旅馆职员翻阅了一下“循环簿”说：“徐先生，有，上海来的。住在两百零七号房间。你先生请上楼去吧！”

李原走上二楼，堂口一个穿白长衫的茶房迎上来问道：“你先生来找哪号房间客人？”

“两百零七号，徐先生。”李原回答。

“哦，徐先生刚才走开了，他留下话说：有人找他，就先请在房间里等一会。”那茶房边说边引着李原走到西首走廊的第四间房门前面，掏出钥匙开了门说，“你先生就先请坐一会吧，徐先生说很快就要回来的。”

这是间普通的双铺房间，里面的陈设很简单，只有两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一个衣帽架，一张方桌和四把椅子，但收拾得还算干净。茶房给李原泡了壶茶，便带上门走了。

李原坐下朝周围打量着，一张床上的被褥有些凌乱，看样子徐望春是午睡过后出去的。窗台上，半包骆驼牌香烟和一本《包公奇案》，下面压着张报纸。李原抽出来看了下，是当天的《新苏日报》。他展开报纸正打算看，门臼“喀嗒”一响，有人推门进来，对李原端详了片刻，便招呼道：“哦，你已经来了，等了一会了吧？”

李原站起来打量来人，心里不觉一惊。站在他面前的这位年纪三十四五岁的中年人，一张黝黑的四方脸，扁平的狮子鼻，挺厚的嘴唇；穿着套半旧的米色柳条花呢西服，胸前没有系领带。他觉得挺面熟，但一时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来人见李原愣在那里，哈哈笑道：“怎么样？卸掉了那身老虎皮，就认不出我了吗？”

这话提醒了李原，他认出来了，这个人不就是上海提篮桥监狱里的看守长吗？他虽然不是管理那个关押过自己的“仁”字监的，但在放风的时候却经常看到他站在墙角边监视犯人。那时他穿着制服，佩着手枪，并且老是铁板着脸，右手搭在腰间的枪套上，仿佛随时都准备拔枪射击似的。李原对他印象很深，曾经好几回暗暗咒骂：“汉奸！狗奴才！”但他万万没料到他竟会是自己人。李原惊喜地抓住对方的手，激动地说：“原来是你啊！这可真没想到。”

“当然不能让你想到罗。要是你能想到的话，日本人也

会想到了，那我就——”来人笑着举起手做了个砍头的姿势，指着椅子说，“坐下谈吧。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乘哪一班车来，从中午起就在等着你，等到四点钟还不见你来，就到车站上去接你。到那边问了问，说京沪快车刚开过，这就赶回来了。”

“你在提篮桥当看守长也叫徐望春这个名字吗？”李原压低了嗓门问道。

徐望春笑了，说：“这是我出娘胎时起的名字，我生在腊月最冷的天气，所以村里一位私塾老先生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后来不曾改过。以后要不要改，那就要看工作需要了。”说着，他带着点诡秘的神情笑了笑。

李原接着问道：“你在那里工作好多年了吧？”

“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算短了。”徐望春伸出五个指头说，“我是民国二十九年考进去的，在那里连头带尾耽了五年半。”

“那么现在你是离开那里罗？”李原又问道。

徐望春做了个用镣铐铐手的动作，笑道：“不走就等着被抓了。当时，你们这些‘军事犯’闹事，典狱长开头还有点举棋不定，怕国民党回来了会说 he 擅自释放犯人，担不起这责任。我怕他犹豫下去误事，就趁势往炉膛里添了把柴，再给他拉了阵风箱，才使他横下心来签发了释放证。可没过几天，戴笠手下那帮子人就飞来向他要人了。当然，眼下顶缸的还只是那个典狱长，可那帮特务也不是吃干饭的，再查下去就肯定会疑心到我头上。我可不会傻得坐等着他们来

抓，所以请示了组织之后，就三十六着走为上着——给他们请长假开溜了。”

李原想起他们那么顺当出狱的情况，这才恍然大悟，禁不住抓住徐望春的手，说：“嗨，我说呢，还真多亏了你呀！”

徐望春站起来走到窗台边拿起了那包骆驼牌香烟，抽出一支递给李原。李原摇了摇头表示不会抽烟。他便自己衔上了一支，擦火点着之后说道：“也是形势所逼呀。你不是在狱中也听到传说新四军要来接管上海吗？共产党已经成立起一支‘地下军’，准备里应外合吗？这是我根据组织指示有意识让这些消息在监狱内部到处传播的，从职员、看守、警卫一直传到犯人中间。而且让这些消息越传越神，听起来有根有蔓的。可典狱长还是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实在不能等了。我只好亲自上阵，找到了他，装出副惊慌的样子对他说：外面都在说新四军马上就要接管上海，他们的三五支队就在浦东一带活动，只有一江之隔，说过来马上就过来了。现在日本人跟和平军是绝对不敢抵抗的。要是新四军进了上海，查起来我们这里还关着不少共产党的‘军事犯’，而且到时候有些人也许已经绝食饿死了，那教我们怎么交待？他听完以后，愣了半天，问我说：依你看该怎么办？我说：我是个下级人员，哪里有什么办法，可你当典狱长的总该拿个主意，要是下定决心不放人的话，就该马上做好武装抵抗的准备，一直顶到中央军开进上海。要不然等新四军开进了上海，再想抵抗就太晚了。那时候不但你当头儿的要被他们抓去当汉奸处理，就连我们这些当下属的

也都要跟着倒霉。这一讲真把他吓愣住了，面色泛成灰白，愣了好半天，才有气无力地挥着手叫我出去。我离开之后，他就把副典狱长、秘书长和几个科长都找到了办公室里去，关起门来商量了足有一个多钟头，再开门的时候，就拿了刚签好的释放证出来叫我送到戒护科去……”说到这里，徐望春顿住了，接着又笑了起来，“这家伙平时老是吹嘘自己是英国什么大学的法学博士，到欧洲各国去考察过狱政，还说到德国的时候，希姆莱还亲自接见过他，原来只是个银样蜡枪头，才搁上炉子还没有烤就化掉了。”

听着这些叙述，李原越发钦佩徐望春的机智果断，还想说些什么表示感谢的话，徐望春却在自己肚子上拍了两下，说道：“这里在唱空城计了，走，到这里有名的朱鸿兴面馆去吃碗面吧。”

朱鸿兴面馆在观前街东首的护龙街上，李原跟着徐望春从宫巷穿小路赶到时，晚市的头两批顾客大多已吃完走了，店堂里并不拥挤，他们便拣了副空位坐下。跑堂的立刻走来，递过两个热手巾把，问道：“两位先生用点什么？”

徐望春用手巾擦着脸，说：“来一斤陈香醪，再切盆白肚。你吃什么面？”他转过脸问李原。

“虾仁面吧。”李原回答。

“这儿的虾仁面倒是不错，可以后几天里鱼虾够你吃得发腻呢，今天还是老实一点吃碗焖肉面，朱鸿兴的焖肉面在苏州城里是赫赫有名的呢。”说罢，他便自作主张地吩咐跑堂，“两碗肉面，双浇，浇头拣肥点。”

跑堂的依照徐望春吩咐的吆喝下去之后便走开了。徐望春看着李原，津津有味地介绍道：“这里有卖各种花色面：虾仁、鱼片、头尾、甩水、虾腰、虾肫都有，到了应时节令还有虾蟹、三虾和塘鲤鱼片面，味道都不错，各有风味，但数起来味道最好的还是面里的大路货——焖肉面，据说他们这里那口烧肉的大锅已经有一百多年没有换过卤了。烧出来的肉既烂又香，肥而不腻，而且关于这里的焖肉还有个说法呢。——”接着，他又给李原讲起关于朱鸿兴面馆的传说来。

“根据《吴门风物志》里的记载，这家朱鸿兴面馆在清朝乾隆年间就已经挺有名了。传说明朝末叶，有一年苏州府七县旱荒大饥，四乡农民纷纷进城求乞，满街遍巷都是讨饭的饥民。一天下午，有个老乞丐昏倒在当时还只有一间铺面的朱鸿兴面馆门前。过路人把她救醒，经过询问，知道她是由于两天来没进过一点米粒而饿昏过去的。正好面馆的老板也走出来看热闹，听后动了侧隐之心，便进去下了碗光面端出来给她吃。那老乞丐蹲在烧面浇的肉锅旁边，几筷便把碗里的面条挑进了嘴里，然后却出人意外地把碗底里的剩汤一下倒进了锅里。这个动作使旁观的路人都惊呆了，面馆老板更是生气，刚要揪住她评理，那老乞丐倏然不见了。这一下惹起了大家的惊怪，也不知道这乞丐到底是神是鬼。那老板更是惊疑不定，当天也没有心思再做生意，匆匆上了排门收市。谁知第二天清早生火开锅时，就有一股浓馥的肉香飘散开去，直扑路上行人的鼻孔。闻到的人全